



謎樣的歷史情懷

後現代主義當代藝術中的挪用，與蔡志松部分創作的相同點，都在於對既有事物做借用、藝術史圖像的變形、轉化與合體，不同點則在於一般挪用藝術重視俗部、大眾口味的發展，特意誇大放大特定視覺元素，也偏好使用前衛、意外、或複合的素材，然而蔡志松採取的途徑，純粹而文雅，往往在保守跟開放中取得一種奇妙、衝突性的張力。「浮雲」系列的出現，則已經超越了挪用藝術的框限，來到另外一種，東方對雲的想像，西方科學冷酷的磁浮原理，彼此撞擊，浮雲不再是模仿天上的雲，也不是什麼文化符號，而是一種超真實的、懸空靜止的存在。

一般挪用藝術大多具有高度的可辨識性，往往一兩眼、幾個回想就會讓觀眾聯想起其參考的指涉物，蔡志松的作品卻常帶給人一種即視感，好像在夢中看到過類似的事物，如今紛紛來到眼前。一般挪用藝術只針對一個主題或圍繞在一個角色或圖像上發展，蔡志松的尺度更大，跨越了東西方各種不同文化。東方傳說有所謂「四不像」的神獸，或號稱「九不像」的龍，西方也有人面獅身等等神話中的奇獸，這類的集體想像，似乎展現出一種人類的共性，而蔡志松的雕塑品往往也透露出這種卡美拉式的氣質。

一般挪用藝術作品的創作目的往往經過幾番思考就能大致理解，或戲謔、或批判、或反省，然而蔡志松的創作充滿了謎樣的色彩，在挪用藝術善於將各種既有物扁平化的技藝中開拓出一種歷史的縱深與抽象感，其意義往往是開放而曖昧不明，充滿了各種方向的隱喻，以至於真正的意義彷彿被懸置了一般，好像在暗示我們唯有回到對作品的質材、觸感、紋理、造型或姿態本身來思考，我們才比較能完整理解這位創作者他作品價值之所在。

蔡志松本人於作品展示方式上的執著，也更加貼近藝術的原始意義，本身關於意義的懸置，為觀者帶來的這些種種不安的感觸，或許正是這些作品最大力量的來源，即便將這些現、當代藝術種種的理論與標籤拿掉，蔡志松作品的造形，本身就已經顯露出一種美學價值。